

時態練習

過去式

當時玉山處女的雪仍冰清玉潔，其上有杜鵑傲然盛放
沒有一處臨海低地會憂慮，地層下陷與冰原溶化
葡萄牙人駛船經過，一次石破天驚的瞭望
情不自禁地高喊：「福爾摩莎！」
鬱勃稚嫩的雨林沐浴於熱帶季風，卻聽不懂外來語
唯有霧隱的雲豹隱約猜到他們異國聲調裡的歡聲悸動
卻猜不到自己有一日竟會於獸籠絕種

出乎祖靈意料之外，二次大戰的砲彈
潰然轟散霧社瀾漫神聖的霧色
即使如此，八部合音的嘹唳猶站在百合遍佈的高崗上
無需其他族裔的文字纂述
一則則口耳相傳的動人故事，變成風，就抵達孕夢之處

海島的心室至此辛酸地插上太陽旗；太陽落寞地從另一個東方升起
香甜的香蕉不再是水果，升格為貢品
人民卻降作苦澀的香蕉皮

名字、舌頭都必須裝飾天皇的榮耀，連受諸父母的命也是
閩啞民伏被充填作異域煙火，一個血艷的爆炸後，就沒有回來過
猛暴性帝國主義加速了個人的肝硬化與渺小

從未受到安慰的慰安女子猶浸於犧牲的淚水
黑潮翻湧腦海的夜晚，數十年，都無法上岸
還有那不知何時方可結痂脫落的二百二十八道瘡痕
營養失衡的歷史課本也欠缺足夠浮力，負載這一頁撕心的重量

那時候，西北雨，直直落
阿母溫柔的眼神游過滂沱寒凍的雨季
悲憫晶瑩，卻沒有優弱的哭泣
對搖籃內老老少少的囡仔，安撫著：
「該過去的，早晚會過去！」

暗暝若是感覺孤單，就唱起媽媽教過的歌！
好心的火金姑，就會替阮來照路

現在式

到現在才知道我們不是唯一的「福爾摩莎」
原來我們從不孤單且孤立，於婆娑之洋

但聖嬰現象攪亂了西北雨的來向
雨，仍在我們靈魂的傘緣紛紛滴竄
一次強度颱風的雨量也裝不滿現代人對民主的渴望
有人嘗試耕種有機民主、環保的愛
企圖將蓬勃的夢植入日漸污染的土壤

科學家尚未發現火星人，卻有人發明了火星文
穿鑿的字辭是嚴重省略了斑斕的蝶羽
連先祖的智慧也理不清，為何部分兒童會病變為異常的星星
急速釋放腐敗前的薰甜，尚未成熟就已墮殞

靜謐的闊葉林猶如過了中年而不斷後退的髮際線
只留給平坦無奇的水泥地關於童年荒野的思念
但，能否就飛乘灰面鷲穿越阿里山的雲海曙光，直達天堂
追隨老而彌堅的古蹟，擎舉火炬輝煌文明，重返某種復興

島嶼上猶有人不知所措，或坐或臥，甚至直接轉身離去
尚幸那穩若中央山脈的腳步，當土石流軍臨城下
如同定居千萬年的櫻花鉤吻鮭，於激湍，中流砥柱

無辜的孩子穿襲螢光劑與霓虹招牌的閃閃爍爍
淚眼期待地乞求：
「咁有通留乎火金姑，一條走下去的路！」

未來式

未來總是像突擊隊悄無聲息地掩至，趁我們狂歡與悲傷之時
沒有一個算命仙算得準掌紋未來的走勢
即使已經從快令電視當機的新聞報導，預知許多突變的亂象
但仍舊相信玉山增高的速率會快過海水上漲

未來土地上會剩下多少初戀的景致、鄉愁與愛

那時的板塊運動會令心靈國界癒合或分開
希望沒有人會再鑽研「族群分類學」，這門憂抑晦暗的學問
「儲放核廢料」的動詞也將是過去完成式

天真、垃圾與夢想會演化成什麼形狀
高聳如一零一大樓的意志是否仍正直不屈
希望那時候龐雜多元的人種會僅剩下團結的一種
新式快遞能宅配傳統美德到更久遠堅定的境界

如果將來還有人從銀河系搭坐太空船來島嶼觀光
但願他們能用綠樹藍海拼出懿碩如「福爾摩莎」的音符
但願他們能發現島上依然有瀾亮都市的漂轉冷光束

而我們的子孫則將挺起容量已擴充的胸膛
驕傲地朝他們說：
「那不是路燈，是火金姑！」